

知往鉴今

君家在何处

夏崇庆

青春年少时,曾披着中分长发,反复吟诵过一首歌词《君家在何处》:“河川居在山谷,日月各有它的归宿,婉转一曲回肠路,不知君家在何处。林木立在山麓,坪西住有合群绿竹。白鹭飞过山和湖,可知君家在何处。君家在何处?要寄一纸别后的慰问书。君家在何处?君家在何处?想要对你畅怀地倾吐。”

是沉醉其歌词的意境之美。特别是把“河川”,“日月”等比成鲜活的生命个体。“河川”居住在山谷;日,东升日落,月,夜悬中空,都有各自的轨迹与归宿;高傲的林木,以人的姿态,立在山脚下;而在平原的西边,住着一家青翠的竹……世上万物都有居住的地方,有“君家”,你哪,“不知君家在何处?”在山麓,在坪西,在山谷?

再听已是曲中人。而急切想关注我“君家在何处”的况味,是在三十年后的当下。是儿子带回女友的那场家聚会。没有女方的女儿,依然是我随时可逗可教可溺可爱可呵斥的男孩。而牵着女友手,怯怯跨进门的儿子,是需要和他字斟句酌正襟危坐相敬如宾的男人。应是喝多了酒,更是女歌手江铃那两遍苦苦的如泣如诉的追问“君家在何处?君家在何处?”

是啊,我家在何处?

家在深山偏僻地。1969年冬,爸和妈背着铺盖箱子和几只碗,带着6岁3岁的大姐二姐,从吕河街道下到金星大队插队落户。1970年石榴花正旺时,我,出生。之后的9年内,妹妹和两个弟弟相继诞生。象形字的“家”的宝盖头是三个石墩瓦房,在正房后屋檐下,又搭了两间偏厦。偏厦外侧,是猪圈,鸡舍和狗窝。爸抽着用报纸卷成的“喇叭”旱烟,妈纳着鞋底,我们几个姊妹喧闹着,猪扑闪着耳朵吞食,芦花鸡踱着方步觅食,黄狗好事地对猪汪汪地叫着;堂屋正中裱糊着毛主席画像,两边土墙上贴着姊妹几个的奖状,嵌进土墙的竹钉上,依次挂着我们的用蓝布缝成的书包和红领巾;大披着用塑料纸自制的雨衣,抱回一捆红苕子,摔在偏厦里,大姐用刀剁碎,用作猪食。二姐把红苕秆掰得欲断未断,成亮晶晶的耳环,挂在我的耳朵上。饭熟了,一盆红苕,一盆酸菜,一锅浆水拌汤;爸用高粱秆为我们制作的“眼镜”,妈在冬早晨用燃烧的芝麻杆,燎热我们的棉袄棉裤,大姐用蓝墨水钢笔,在我们手腕上,画成的“手表”。啊,这今生今世回不去的童年和我们一家8口的曾经日常。1985年春,我们政策性回城。终生难忘的是,爸妈冬季播种的5亩麦子,被邻居们义务地除草,施肥,收割,用连枷脱粒,然后,带口信叫我们回去,把麦子搬走。5年前,我们“家”后的孤寡老人,我拜祭的“干大”去世,我们姊妹6人全回去扛着花圈,提着火纸送葬。吊唁完毕,去寻我们住过16年的家,已是破壁残垣,曾经的院坝,已成菜园,几十颗白菜在深冬的冰层瑟缩着,裹着枯黄的稻草。哎,承载了我们全家艰难时光的老屋,也不在了,连个念想都没有了。

回城后的新家,在吕河街道外侧,汉江边。在大姐夫家空置多年的老宅基地上,用水泥切块堵了四面墙,覆盖了两面人字形的牛毛毡。50平的空间内,庇护着我们的风霜雨露。只一年,被那场载入安康气象灾难史的冰雹砸成稀烂。爸和妈用手撑着铺盖,大姐顶着洋瓷脸盆,罩着我们,蜷缩在对门的供销社屋檐下。那也是家。不过“家”的“宝盖头”是那床湿漉漉的被子。后来,爸凑钱终于在原址撑起了两层小楼。家是稳固的用钢筋混凝土制成的“巢”,而我们如燕子般四散游走。姊妹接连出嫁,兄弟三个相继就业谋事。但不论多久多远,有爸和妈在的地方,就是我们共同的家。家是每年腊月三十,我们三弟兄裱糊对联和打纸钱给先人“送亮”的忙碌,是妯娌们陪妈在厨房蒸包子先闻猪蹄的喧哗,是爸和妈蘸着唾沫数钱,发给后辈们的那份幸福和满足。家是爸每年腊八节后,为住在农村的大爹准备的一条烟,一瓶酒,两斤水果糖和二十根

麻花,也是大爹放在我们一楼墙角的那背篓白菜和萝卜。后来,爸走了,家便成了门前的那只破藤椅和棕叶扇。再后来,妈也走了,家便是厨房的那只落满灰尘的浆水坛子和围裙。父母已去,家已不家。再再后来,汉江水电站开工,街道要整体淹没。因补偿标准问题,街坊邻居们迟迟不愿拆迁。于是,镇上的书记镇长赶我和体制内的三弟通话,说是请我们周末回老家看看,要招呼我们吃饭。犹豫了片刻,我俩立即给大姐和外甥做工作,安排拆房。今年春节,我们给大人送完压岁钱后,又去看了次家,已蓄了水,碧波涌动,一圈圈涟漪是我们一声一声的留恋和惋惜。

“大家”是金星大队第一生产队老屋院坝前的那棵古槐花树,“小家”是古槐树上旁逸斜出的树杈。我的“树杈”在县城一幢高楼的三室两厅里。活动着我的血脉和血脉之外至亲的人。家是有独特的声音的。儿子早上6点提醒腾腾背着书包出门的声音,妻子从楼道走来以及跺脚激活声控灯的声音,我系着围裙,开门相迎,果然是她。家也是有熟悉的味道的。淡淡的浆水酸,厨房里飘出的香,儿子校服上弥散的洗衣液味。儿子大学就读以及南京就业后,家是我俩吃饭时默默咀嚼的声音,和刷着抖音,被精彩桥段逗乐而挤出的吃吃笑声。人间烟火气,最暖凡人

心。按妻子姊妹几个的约定,一年有那么几个月,八十开外的岳父岳母住在我家。影随人动,笑由脸出,话从中来。家又有温度和生气。特别是周末,后人们纷至沓来,家就成了热闹的“农家乐”,吃饱喝好后,在乡镇当书记的小舅子剔着牙,腿撑着长长的,歪在沙发上,臭袜子很接“地气”地弥漫着乡下的泥土香。妻一边收拾着杯盘狼藉,一边嗔怪数落,但说归说,听归听,下次依然。下班后,大人为我们暖在温水里的饭菜,我们强迫他们喝下的纯奶,剥水果,看电视,聊家常的随意。睡梦中,岳母悄悄为我们拔掉的手机插头。6点多,我们小心翼翼地起床,仍惊醒了他们。我带着歉意,同岳父开着汤汤没味的玩笑“昨夜睡得好?教授同志”“老了,瞌睡少,老是做梦”“做梦好,我也做梦,我们做着伟大的中国梦”“哈哈哈”。带着余烬的笑,我和妻开启清晨的上班好心情。突然,她幽幽的一句话,把我们的笑浅浅的僵在脸上。

她说:“我们的爸妈,有我们姊妹几个经管照顾,而我们老了,儿子上有四个老人,咋能照顾过来?”

是,是这个问题,当然应该是社会问题。现在,我们老胳膊老腿,还能屈能伸,“尚能饭否”。很快的将来,“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炉火旁打盹”或“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时,我们,家在何处?

在这远离儿子千里之外的小县城?头疼脑热,非典新冠,谁来一哺一饲?在那远离故乡千里之外的传统意义中儿孙们的新家?有老亲世故?有浆水豌豆两掺面?有见面“你吃了没?”的问候?有冬季一夜的寒风和清早开门漫山遍野的白?

内心深处,最惬意的家,居然还是在农村。三间青砖黑瓦房,屋顶上飘着淡蓝的炊烟,屋檐下吊着金黄的玉米棒子;一溜木篱笆,几分菜园,或俯身拔草,或直腰拭汗;一痕浅溪,清可饮,浊可灌,可这一定是不可企及的梦和远方。随着旧宅的搬迁和腾退,农村已几乎全是贴着磁块的小楼。再者,根据乡村振兴相关规定,城里居民在乡下是严禁一户多宅的。再说了,即使购房成功,也是二三十年的寄居。我们百年之后,又是新一轮的废弃。而且,即使如今立即在房前屋后,栽竹植柳,至我们年老那一刻,也不见得会“亭亭如盖也”。

而我们最后的家,是吕河老坟爸和妈合葬墓下的那穴厚土。白居易诗云“无边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已50开外了,在通往那方厚土的未来时光里,只要自己心境安泰,播一路阳光,撒沿途善良,且行且珍惜。一定会平安抵达。

文史 春秋

隋唐时期的安康

□ 谭波才 何媛媛

隋唐时期,安康虽地处秦巴腹地,但随着两朝建都长安,子午道被称为“驿道”,汉江屡担漕运,众多谪宦和文人在其任职或寓籍,以及贡赋、佛教等的兴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历史地位和作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关陇贵族

隋唐时期,安康在军事上北拱长安、东扼江淮、南控巴蜀,历代王朝十分重视,视其关中“南大门”和王朝“外府”,州刺史、郡县守一般都由宗室或重臣充任,其中不乏其开创者关陇汉族军事集团贵族,尤以李氏、段氏等最为显赫。

李氏家族,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世居武川,为关陇集团重要成员。617年,“高祖(李渊)克京师,拜(李)渊堂侄李孝恭(左光禄大夫,寻为山南道招慰大使。自金州(今安康)出于巴蜀,招携以礼,降附者三十余州。”621年,李渊再次派遣李孝恭、李靖分别从夔州(今重庆奉节)、金州率巴蜀兵东下,进攻萧铣。《新

往事 弄不如烟

花开有期

□ 毛雅莉

说,花儿的翅膀,要到死亡,才懂得飞翔;无爱无根的土壤,要到死亡,才会再萌芽开花,我想,茶靡的身世正是对这一言说的全然注解。

《红楼梦》里说:“吟成豆蔻诗犹艳,睡足荼靡梦亦香。”这是对茶靡的赞许,连梦都成香的了,这令人喜欢的温润的香,是奔放后的婉转、炽烈后的婀娜。

茶靡的芬芳是美丽的,也是孤独的。不迎合季节,却让季节因为它的出现而完满。那一株株或粉或白的茶靡花,配上绿油油的叶子,是最明明的油画家都描摹不出的秀丽。风吹来,花香把你包围,这是春和夏的再一次馈赠,是温柔的缱绻、缠绵的激荡。

童年时代,我和小伙伴一起在故乡度过了快乐无忧的时光。故乡的山河山川,田园院落到处都有鲜花灿烂开放,春天更是万物蓬勃,花的海洋。迎春、油菜、荆棘、芍药,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花儿都绽放在眼前,争奇斗艳,迎风飘香,和茶靡花比起来,它们首先得到了春天的青睐,春天把最后的温柔呵护给了茶靡花。那时,我们成群结队,一起看夕阳,看远山,看河流,看袅袅炊烟,吃百家饭。那时的生活才是田园牧歌,没有长大的烦恼,爷爷奶奶及长辈们的呵护让我每天都健康快乐。

善行人格

□ 犁航

善良,心地好,纯真温厚,主要指精神层面。善行,慷慨地捐献,使人免受折磨、惩罚或痛苦的仁慈,多指向物质层面。

思维是行动的先导,善良一旦外化,就成了救人困厄的善行,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审视,善行可与人格一一对应。

本我之善。原始的、本能的善行更容易在互不相关的人身上体现出来,漫不经心的随意举止,兴意阑珊的即兴为之,完全出于个人的随机喜好,没有清晰的概念,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长远的规划,只知道自己做了一件让人愉悦的事。比如下雨天碰到没伞的人,顺手撑过去替他遮风挡雨;碰到坐轮椅的人正在上坡下坎,立马伸出援助之手使之如履平地;懵懵懂懂将海滩上水洼里的小鱼一条一条送回大海;乞丐将好不容易得到的一截甘蔗或者一块巧克力递给盯着他的饥渴孩童……点滴善行,如夜来香,如昙花,虽倏忽即逝,却馨香弥漫。

自我之善。这类善行镶嵌在社会主体框架内,遵循现实原则,明确善行对社会的必要性,

有清醒的认识,有清晰的目标,有长远的规划,有无数个体,也有机构和组织,自觉为善行摇旗呐喊奔走呼号,与上层建筑对善行的倡导遥相呼应,深度融合,不仅扶贫济困,还规正风气,匡扶道义。这是较高素质个体的内在需求,是主观上的觉悟,是一种精神修养。新闻报道里的个人捐赠或有组织的公益慈善,均属此类。

超我之善。这是一种最高层级的善行,以善行为行为准则,甚至毕生事业,是真正意义的大善:目标远大,以彻底扫除邪恶,建立至善秩序为己任,谋取全人类的安宁幸福。往往有求必应,及时,迅捷,千钧一发之际,如神仙降临,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如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罗宾汉、佐罗、蜘蛛侠等……正义者联盟、复仇者联盟中的那些荧屏上的英雄,总能在第一时间抵达事发现场,不惜以恶制恶,以暴制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血债血偿,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绝不宽恕,远比执法机构迅捷,伸张正义的速度更快,拯救受害,打击犯罪,给人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这样的善行,法治社会虽不提倡,但却能及时止损,及时救

和渣清香

□ 周平松

这是一顿颇不寻常的饭。

母亲出院两个月后的一个晴午,突然对我们说,“做一顿和渣吃吧,很久没有吃过了”。和渣是一种我们最爱吃的家常菜。我们听后很愕然,继而惊喜得无法形容。因为母亲的神志终于清醒了。我看见父亲背过身去抹眼泪,父亲在母亲病后憔悴了许多。但实在没有想到,一向坚强的父亲也会喜极而泣。

于是,一家人开始忙碌起来。和渣的做法很简单,秦巴汉水人家用黄豆和青菜做成的一道别致小菜。和渣和豆腐的区别是,豆腐要通过滤掉豆渣,而和渣则不用。另外还加上细嫩的青菜叶,所以当地人也叫“连渣闹”。爱其味道清淡鲜美,更爱爱渣的美好寓意,三天两头要做一顿吃的。父亲从盆中取出两三斤黄豆,要用清水浸泡在瓦盆里小半天。还把许久没用过的手推石磨也找出来了,母亲则用瓜瓢,细心地清洗这些用具上的尘埃。明亮的阳光下,石磨光滑的手柄熠熠闪光。母亲青丝上漫过的白发亦分外刺目。等到瓦盆里的黄豆一粒粒饱满鼓起胀来,

将军,封樊国公。贞观十一年(637),“段志玄金州刺史,国于褒”。贞观十六年(642),段志玄病逝,“帝哭之恸。赠辅国大将军、扬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壮肃”。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将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挂在凌烟阁,段志玄位列第十。

1981年,在旬阳县小河口出土一枚西魏时期“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上14个面镌刻“臣信上疏”等印文,为历史所罕见,无疑独孤信与安康有不可忽略的渊源。独孤信为北魏“六镇”和西魏“八柱国”的主要将领,其“长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贞皇后;第七女,隋文皇后。周隋及皇家,三代皆为外戚,自古以来,未之有也”。尤其是独孤信第二子独孤善,约于西魏大统十四年(548)被封魏宁国公,而“魏宁城故址,在梅湖街(今石泉喜河),县东南九十里。其地为入川要津。”

(连载之一)

而今,我们兄弟姐妹都分别安家立业于各大城市,忙碌的工作与生活让我们疏于见面,感情却从未淡化。堂哥是我们这一代兄弟姐妹的老大,因不满意自己的工作,为发挥特长,报考了西安美术学院设计专业,毕业后有了自己的创业小团队,一路风生水起。后来投资失败,历经了三年的坎坷与波折,现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起点,他始终把自己武装得很强大,也许是排行老大,也许是要给我们做好表率,他总是那么坚强,纵使在非常艰难的时期,他也从未抱怨,依然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努力尝试改变自己的命运,从不放弃绽放自己。

一生中,我们走过很多地方,遇见很多人,或浮光掠影,或惦念梦中,或成过客,或成一辈子的记忆。不必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当我们经历过一些事或人后,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谁都有孤单心事,成熟也许不过是善于隐藏,沧桑也许不过是无泪有痕。有一天,当我们站在生活高处,回看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会感谢现在的努力,感谢那个在道路上不断奔跑的自己。

生活需要磨炼,人生更需要洞悟。纵使生活艰难,前路阴霾,还是要继续向前走。有的时候,伤害与失败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或许会让我们变得更好,只要一直朝前走,走到最后。

一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忙忙碌碌的日子,无暇顾及和流失去的快乐与伤感,收获与遗憾。不管怎样,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从未改变,恰如茶靡花对春天的回报一样决绝,执着。

愿我们穿过落满茶靡花的小路,在下一个早春的暮色里相遇,让茶靡的幸福蔓延到另一个花期。

助,及时止罪,极具救助实效。社会需要善良,无需对恶毒施予善良,那是对牛弹琴,是对邪恶的纵容,是对善良的背叛……菩萨仙佛僧有求必应从天而降的大善行,是势单力薄的芸芸众生虔诚的祈祷与深情的召唤,这是身陷绝境的人对善行的终极期盼。

善行越迅捷,越有力度,辐射面越大,越有广度和深度,善行人格层级越高,越有利于至善秩序的构建。超我之善是人世间的太阳,光热无穷,让人仰望膜拜。尘埃之间微小的本我之善更是米粒光华,却也璀璨夺目,应被极力推崇和热情赞美。从物质和功利角度而言,善行确有大小之别,不然,刘备遗诏中就不会有“勿以善小而”的“善小”之说了。但从精神价值层面而言,善行不涉功利,不求回报,不染尘埃,完全发乎内心,纯洁无暇,晶莹剔透,并无高低之分,都极为难得,都是无与伦比的美好,如星辰般高耀头顶,应被同样珍视。

善良需要锋芒,不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愚昧忍受,而是能及时让受难者回归安稳与静好的果决举措,可以如风细雨润物无声,也可以刀光剑影雷霆万钧。

愿世间多一点善良,多一些善行,多几粒善的种子,多几棵善的参天大树,升华善行人格,让善的绿荫遍布这颗蓝色的星球,



是对母亲最大的伤害。和善的母亲为了照顾祖父默默忍受了许多委屈而被人误解。不善言辞的她又不会找人倾诉。母亲像一头愤怒的母狮捍卫自己的尊严,她精神崩溃了。她愤怒地责骂身边的人,已经认不出那些关爱她的人了。

白事一过,家里一片狼藉。在去医院的山路上,母亲疲惫地依靠在我的肩头,沉沉睡去,一如需要保护的孩童。山风吹乱了母亲的头发,我才发现皱纹渐渐爬上她曾光洁的额头。紧紧握住母亲的手,是那么粗糙。这是双洗过多少件汗渍衣裳,烧过多少顿可口饭菜的手啊。我的眼泪唰地一下流出来了。

吃饭的时候,父亲还特意用石臼捣出红椒蒜泥佐餐,真是和渣饭的绝配。父亲帮母亲盛上一碗,清清白白的和渣冒着腾腾热气,母亲看他的目光是那样柔和。父亲是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过的,多少让她感到意外。

“想什么呢,菜都凉了。”我回过神来,看见母亲关切地看着我。

“真香啊!”我举箸大口大口地吃菜,铁锅里的菜似乎觉察到我的内心变化,但什么也没有说。曾几何时,全家人一起吃一顿清和和渣饭,这种朴素

